

# 戏台

□陈喜明

村子中间是十字街,从十字街往南,原来村里的戏台在长江家后头。那儿现在还是空地,四周长着好些枣树,那几棵大的我记得,这些小的都是后来滋生出来的。这块空地原来比四周高出一米多,是一个南北长、东西稍窄三间房那么大的土台子。现在台子不高了,反比四周低,是因为四周的人家盖房时地基垫起来,高了很多。

戏台还是戏台的时候,只是过年用一次,平时就闲着。因为平坦,孩子们也上去玩,翻跟斗打飞柴(侧手翻),麦秋大秋的时候,附近的人家也晒麦子、擻粮食。

别的村也得有戏台。有讲究的,不只是个土台子,还要垒上台阶,上下方便,地面夯实,搭上顶子。我村这样的不多。那时候过年,村村排戏演戏。要说娱乐,大人们除了赌钱、打扑克就是串门唠嗑,小孩子们就是满大街跑,玩游戏。过年除了吃、穿在物质上体现之外,演戏是村里最大的一项活动。

演戏不是现在才有的,是老辈子传下来的。

小河照是姥姥家的邻村,离着一里多地。小河照的戏有名气,有名的剧目是《小二黑结婚》和《小女婿》。年年演戏的时候,三里五乡的都去看,当闺女时候的老妈戏瘾最大,场场不落,不知道是看的遍数多了还是脑瓜好使,戏里的人物情节她记得特别清楚,好些唱段都能唱下来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家有了收音机,里面一唱这两出戏,妈妈就跟着唱。

演戏的都是村里的人,平常素日里下地劳动,冬闲了演戏。三里五乡的村民大多认识,那几个主要演员就更不用说了。人们见了面免不了开玩笑,闹着玩。演员的真名不知道叫什么了,只知道戏里的名字。赶集的时候碰上会指指点点:这个是王寿昌,这个是陈快腿。有时候楞着地呢,一个说:刘巧儿,你看,赵柱儿来了。有的问:香草,你女婿还尿炕不?逗得大伙嘎嘎地乐。戏里的两口子生活中不是一家人,有时候难免犯小心眼,闹误会。没结婚的青年有的因戏生情,成了一对,这不新鲜,成了好几对呢。

到我记事的时候,各村都唱样板戏,我们村演的是《沙家浜》。

秋忙过后,地里活少了,人们张罗着排戏,不仅

演员是本村村民,伴奏的也是。真不明白,平时种地的乡亲还会二胡、笛子、锣鼓、镲,服装、道具、布景也做得跟真的一样。

隆冬时节,天气很冷,人们吃了饭早早聚到戏台前——得提前占地方,晚了就得站到远处或是边上了,看不真。戏台前点着两只100度的灯泡,一只挂在枣树上,一只挂在一根大竹竿上。两只灯泡亮起,空气中仿佛飘着白霜,煞白煞白的。灯光里人头攒动,人声鼎沸,呼朋唤友,谈笑风生。戏台两侧和后面挂着布帐子,正面垂下巨大的紫色灯芯绒幕布。演职员在幕后紧着准备。

长胜的姐姐从幕布后面走出来,她是报幕员,很认真地站直,报幕:“春节演出现在开始!”

人们安定下来。

幕布拉开。哈!拉幕的那不是小林子和小良子吗?嗖嗖跑得挺快。伴奏的坐在戏台右边,那不是学校的老师吗?孩子们很惊奇。老师们除了教课、打篮球,还会乐器。吴老师腿上铺着块革布,胡琴竖在大腿上;另一个吴老师整理着笛子,那笛膜是新从苇子里面剥出来的;教体育的曹老师面前架着小鼓,那小鼓倍儿硬,发出铜铁般的声音。

我看不明白演的是什么,就看着那棵大树好看,不知道从哪儿来的,绿森森的。记得最深刻的是演伤病员小王的大宝,光膀子穿着夏天的小褂,还敞着怀。他不冷吗?

一场完了就拉上大幕,拉几回,国立就该出来了。他妈就在下面喊:“瞧啊,我们国立该出来了。”国立跟黑子的二哥穿着演出的衣服走到戏台前,说了一句戏词就下去了。

工夫不大,大勇他们就上来了,一个跟着一个地打飞柴、翻跟斗,真利索。一到这儿,戏就快完了。

散场了,大人抱着孩子,孩子拿着小机床,愉快、兴奋一直延续到人们的梦里。剩下戏台,空荡荡、孤零零、冷清清地坐在寒夜里,看人家过年,看春去春回,盼着再次热闹。

戏台上一夜就是一年,戏台下一年是365天。村子就是一座戏台,一年又一年,上演着一出出生动、真实的大戏,诉说着人们的喜怒哀乐,苦辣酸甜……

# 蒸花馍

□于贵玲

正月初始,大街小巷又拉开了走亲访友的序幕。大大小小的礼品盒,色彩艳丽的包装袋,给喜庆的节日增添了一份人情味。忽然间想起来,小的时候人们拜年拿的礼品都是一篮篮自己蒸的花馍,于是一段关于花馍的记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蒸花馍的面一定要提前揉好,软了硬了都会影响品相。材料也要提前准备好:小剪刀、小梳子、红枣、黑豆、颜料……样数真不少。在左邻右舍的眼里,妈妈算得上心灵手巧,但在蒸花馍时她也只能打下手,每次她都是把蒸花馍的高手璞奶奶请过来,可见走亲戚的礼品一定要精心准备。

大炕上铺一块塑料布,面板平整地放在塑料布上,把揉好的面团放在面板上,静静地等待着它华丽地变身。璞奶奶和妈妈洗净了手,准备开始制作花馍,我作为小观众在旁边津津有味地看着。

璞奶奶盘腿坐在炕上,指挥着妈妈把面团揉成长条,然后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接着,柔软的面剂或被擻成薄片,或被揉成细条,或被团成圆球,或被切成细丝……一会儿用小剪刀剪出个花瓣,一会儿用小梳子压出花纹,一会儿用小刀刻出个兔子脑袋……小小的面团在她们手中像变魔术一样变换出不同的样子:歪着嘴的寿桃正在开心地笑,可爱的小兔子像在草地上蹦跶,美丽的花朵似乎散发着清香,鲤鱼摇着尾巴是那样的逼真……时间不长,面板上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馍,让人赞叹不已。

做好的花馍要马上放进笼屉里蒸,揭开锅盖的

一刹那,发酵粉特有的清香迎面扑来,姿态各异的造型更是让人眼花缭乱,馋得我恨不得赶紧拿起一个放进嘴里一饱口福。妈妈早已看出了我的心思,会挑选几个有瑕疵的花馍给我解馋,每次我都把小肚子撑得圆溜溜的。出锅的花馍晾凉后,妈妈会小心地把它们一个个摆放进提前准备好的竹篮里,满满地装一篮子,然后再拿出新买来的花毛巾盖在上面,最后用红色的新毛线绳把篮子四周固定好,这样,一个满载着美好祝愿的“礼品篮”就完成了,一个个漂亮的花馍带着美好的祝福,在亲友之间传递着情意。

而今,花馍早已不再是亲友间彼此馈赠的礼品了,但它曾经真实地温暖了那一代人。



插图 四月

# 二月二

□海霞

在我们那里,二月二这天很讲究。

早年的时候,每到二月二,一大早,太阳还没有出来,村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便此起彼伏响个不停。

二月二放鞭炮是我们老家的一种习俗,人们在正月初一和十五放爆竹时都会预留下一两挂鞭炮,等到二月二这天燃放。

我家的鞭炮声响起后,母亲就喊:“都起来别睡啦,崩虫子了。”

这时母亲已经在大铁锅里烙饼了。烙饼煎鸡蛋是二月二必吃的食物,只是我不明白,为什么二月二必须吃这些。母亲说是煎虫子。

吃过早饭,母亲又开始摊黄子。不用问,摊黄子目的还是煎虫子。但是我们不管这些,反正二月二能吃到香甜、暄软的摊黄子就是特别开心的事。

记得那对二月二家家都摊黄子。这是一种用玉米面加少量面粉发酵制作的一种食物,也有用小米面制作的。当时谷子种植面积小,人们大多是用玉米面做原料。黄子锅类似现在的饼铛,只是锅底是凸起来的,直径大概十七八厘米。黄子锅不是家家都有,相邻的几户人家,只要一家有,左邻右舍就掂对着用,很方便。

我们也是借用人家的锅摊黄子。母亲在厨房门口的香椿树下点上一个小铁炉,备下一堆干树枝,放下一张小地桌,把提前一天发酵好的一盆玉米面糊糊端到桌子上,加上一撮糖精,搅和均匀。再把一个小碟里放上一些猪油,在一根筷子顶端缠上一个小棉花球,再拿过来一把小板凳,这就开始摊黄子了。

当锅底烧热后,用棉球沾上猪油均匀地涂抹在锅底,然后舀一勺糊糊倒进锅里,只听“哧溜”一声,便铺满一锅底。盖上锅盖,约摸五六分钟后掀开,色至金黄,有气泡冒出,就可以出锅了。

我总爱拿一把小凳子坐在一边,看着母亲摊黄子。闻着淡淡的香味,我问母亲,为什么二月二煎虫子?母亲一边打开锅盖,用铲子把烙成金黄色的黄子折叠成半月形状,铲出锅,一边说,春天了,庄稼地里庄稼生长,小虫子也生长,把虫儿煎熟煎死,它们就不会危害庄稼了。

二月二真能把虫子煎死?我有些疑惑。看着刚出锅的摊黄子,金黄金黄的,香气扑鼻,馋得我舌生津,满眼都是松软香甜的黄子,也就不再追问了。

这一天母亲的讲究真多,她一大早就告诉我们,二月二不能动针线。

那年也是凑巧,二月二那天,大姐的褂子背筐时刷了一个口子,她从母亲的线筐箩里拿出针线,坐在炕沿边就动手缝起来。母亲见了急得喊起来:“别缝了,快放下,今儿个不能动针线。”

大姐依然不停手,说道:“迷信,瞎讲究。”

“你们这些孩子真是不听话!”母亲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。

我打小对不明白的事就爱问个究竟,我问母亲为什么二月二不能动针线。母亲说,二月二,龙抬头,这天动针就会扎了龙的眼。龙是管下雨的神,不下雨庄稼能长吗?没有粮食你们吃什么?母亲说得郑重其事。

对于我们来说,二月二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有很多好吃的。这天除了烙饼煎鸡蛋、摊黄子,母亲还要炒黄豆。抓一把装在兜里,一边走一边捏几粒放进嘴里,既香甜又有幸福感。

二月二,小麦返青了,大人们忙碌着往麦地里运粪肥,开始了又一年庄稼地里的农活。

后来,随着年龄的增长,懂的知识也多了,方知二月二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,被称为春耕节、农事节或春龙节。“二月二,龙抬头”,标志雨水增多,春回大地,万物萌发。二月二是一年中农耕的序曲,是播种庄稼、播撒希望的开始。

如今想来,那时二月二,母亲除了忙碌外,眼睛里似乎有着更多的憧憬。